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九

烏程嚴

釋氏三

竺僧朗

僧朗京兆人後趙末居太山尋移山西北之金輿谷世稱朗公
谷前燕慕容儁慕容暉秦苻堅後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魏道
武晉孝武皆尊禮之卒年八十五

荅秦主苻堅書

僧朗頓首頓首如來永世道風潛淪忝在出家棲心山嶺精誠微
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遠問山川詔命殷勤實感恩氣力虛微
未堪跋涉願廣開法輪顯保天祚蒙重惠賜卽爲施設福力之功
無不蒙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僧朗頓首頓首

廣弘明集三十五
又見十六國春秋

四十

答晉孝武帝書

僧朗頓首頓首。夫至人無隱德，生爲聖，非德非聖，何敢有喻。忝曰出家，栖息塵表，慕靜山林，心希元寂，靈迹難逮，形累而已。奉被詔命，慰及應否，大晉重基，先承孝治，惠同天地，覆養無邊，願開大乘，申揚道味。僧朗頓首頓首。廣弘明集三十五

答燕主慕容垂書

僧朗頓首頓首。能仁御世，英規遐邈，光敷道化，融濟四海。貧道忝服道味，習教山林，豈惟詔旨，諮及國難。王者膺期，統有六合，大能并小，自是常倫。若蔡藿之傾太陽，飛步之宗麟鳳。皇澤載融，羣生繫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貧道窮林，蒙賜過分。僧朗頓首。廣弘明集三十五

五又見十六國春秋四十五

答南燕主慕容德書

僧朗頓首。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賴，善逢高墜，重

濟黔首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三寶恩旨殊隆貧道味靜
深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刹所崇像福冥報有所歸僧則
頓首頓首隋書卷一百五十五又見
十六國春秋六十三

又報南燕主慕容德

山野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託無旨立陛下
今卽問之檀越敬覽三策潘尙書之議可謂興邦之策矣且今歲
之初彗星起於奎婁遂歸虛危彗者除舊更新之象奎婁爲魯之
分野虛危爲齊之分野宜先定兗州巡撫琅邪待秋風扇節然後
北轉臨齊此天道也十六國
春秋

竺法曠

法曠俗姓臬下邳人寓居吳興後爲僧歷穆帝至安帝時卒

答簡文帝詔書

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已來政刑允贖天下任重萬機

事殷失之毫釐差目千里唯當勤修德政日喪天譴貧道必當盡

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

高僧傳五

竺法汰

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太元中終瓦官寺

與釋道安書追論竺僧敷

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波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

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爲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

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

高僧傳

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

拘夷國寺甚多修飾至麗王宮彫鏤立佛形像與寺無異有寺名

達慕藍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隸藍六十僧劔慕王新藍五十僧溫宿王藍

七十僧右四寺佛圖舌彌所統寺僧皆三月一易屋牀坐或易藍者

未滿五臘一宿不得無依止王新僧伽藍九十僧有年少沙門字鳩摩羅乃才大高明大

乘學與舌瓶是師徒
阿麗藍百八十輪若干藍五十比阿麗跋藍

二十右三寺比
尼統依舌彌受法戒比
尼外國法不得獨立

也此三寺尼多是慈嶺
呂東王侯婦女爲道遠
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
檢制亦三月一易房或
易寺出行非大尼三人
不行多持五百戒亦無
師一宿者輒彈之今所
出比尼大戒本此寺常
所用者舌彌乃不肯令
此戒來東僧純等求之
至勤每嗟此後出法
整唯乏斯戒未乃得之
其解色已息姪不在止
治容也不欲已止竊不
在謹封藏也解色則無
情於外形何計飾容與
不飾乎不欲則無心於
珠玉何須慢藏與緘膝
乎所謂無鬪而不可開
無約而不可解也內健
旣爾外又毀容羸服進
退中規非法不視非時
不殮形如朽柱心若淫
灰斯戒之謂也豈非聖
人善救人故無棄人也
哉然女人之心弱而多
放佛達其微防之宜密
是故立戒每倍於男也
大法流此五百餘年比
尼大戒了於其文已此
推之外

國道士亦難斯人也。法汰頃年鄧當世爲人師處一大域而坐視令無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吾昔得大露精比丘尼戒而錯得其藥方一匣持之自隨二十餘年無人傳譯近欲參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關通至於此也。賴僧純於拘夷國來得此戒本令佛念星摩侍慧常傳始得具斯一部法矣。然弘之由人不知斯人等能遵行之不耳。釋藏百一

竺道壹

道壹俗姓陸吳人廢帝時居瓦官寺。孝武時會稽守王曇首爲起嘉祥寺後還吳。隆安中卒葬虎丘山南。

谷丹陽尹

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尊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長彌大。是百殊域之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

清玄遐朗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籜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關天臺幽巖之人不書王府幸呂時審識詳而後集也

高僧傳五

竺曇無蘭

曇無蘭天竺人太元中居揚都謝鎮西寺

三十七品經序

三十七品者三世諸佛之舟輿聲聞支佛亦皆乘之而得度三界眾生靡不載之故經曰大乘道之輿一切度天人然則三十七品或離或合在一增四法而有四意止四神足無四意斷五法則有五根五力七法無七覺意八法而有八等則爲五經也依如此比當應爲七經如此則離也而諸經多合唯一附尔耳中阿合身意

止有安般出入息事。將足行四意止。時有亂意起者。執對行藥也。又諸經三十七品文辭不同。余因閑戲。尋省諸經撮采事。備辭巧便者。差次條貫。伏其位。使經體不毀。而事有異同。益得顯於義。又曰三三昧連之乎末。曰具泥洹四十品。五根中云。四禪四諦。有目無文。故復屬之於後。令始涉者。覽之易悟。不亦作乎。又曰諸經之異者。注于句末也。小安般三十七品。後則次止觀律法義決。三十七品。後次四諦小十二門。後次三向。余爲泥洹四十品。止觀四諦成道之行。不可曰相無也。是故集止觀三三昧四禪四諦繫之於三十七品後。欲令行者覽之易見。而具行也。序二百六十五字。本二千六百八十五字。子二千九百七十字。凡五千九百一十字。除後六行八十字不在計中。晉泰元二十一年歲在丙申六月沙門竺曇無闍在揚州謝鎮西寺撰。釋教

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

夫戒者人天所由生。三乘所由成。泥洹之關要也。是曰世尊授藥
曰戒爲先焉。戒者乃三藏之一也。若不曰戒自禁。馳心於六境而
欲望免於三惡道者。其猶如無舟而求度巨海乎。亦如魚出於深
淵。鴻毛入於盛火。怖不死焦者。未之有也。行者曰戒自嚴。猛意五
十八法者。取道也。何難哉。蘭自染化。務曰戒律爲意。昔在於廬山
中竺僧舒許得戒一部。持之自隨。近二十年。每一尋省。恨文質重。
會雲摩侍所出戒規矩。與同。然侍戒眾多。施有百一十事。余爲戒
有二百六十也。釋法師問侍言。我從持律許口受。一一記之。莫
知其故也。尼戒眾多。施亦余百有一十三事中。第二十一二百
五十者云。長鉢過十日。舍墮。續言是比丘當持此鉢。與比丘僧二
十二二百六十者云。鉢破綴齊。五更未得新鉢。故者當歸眾僧。推
其理旨。宜如二百五十者。在長鉢後事。與破鉢并者。爲重長也。余
曰。長鉢後事。注於破鉢下。曰子從母故也。九十事中。多參錯事。不

相對復徒就二百六十者令事類相對亦時有不相似者重飯食無餘因緣墮應對重飯不屬人言不足此除因緣事與別請并故曰對別請此一戒在重飯一戒在別請亦爲有餘緣則得重飯亦得越次受請也不舒手受食自恐教人恐怖此二戒無對將傳寫脫邪梵本關乎眾多施亦有不相對不相似者莫知所已也余因閑暇爲之三部合異粗斷起盡曰二百六十戒爲本二百五十者爲子目前出常行戒全句繫之於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曰一爲二者有曰三爲一者余復分合令事相從然此三戒或能分句失旨賢才聰敏若有攬者加思爲定恕余不逮

釋藏
百一

千佛名號序

賢劫經說二千一百諸度無極竟喜王菩薩仍問今此會中當有大士得此定竟入斯八千四百諸度無極及八萬四千度無極法入八萬四千諸三昧門乎佛答言有不但此諸問士也當來賢劫

一千如來亦得入也。除四正覺喜王白佛唯願世尊說諸佛名字。姓號佛爲喜王說諸佛號字。號字一千數之有長而興立發意二品重說皆齊慧業而止。曰此二品檢之有曰二字爲名者三字名者有曰他字足成音句非其名號亦時有字支異者想梵木一耳。將是出經人轉其音辭令有左右也。長而有者或當曰四五六字爲名號也。興立發意不盡名自慧業曰下難可詳也。余今別有可了各爲佛名意所不了則全舉之又曰字異者注之於下。然或能分合失所深見達士其有覺省可爲改定。恕余不逮。釋藏百一

帛道猷

道猷俗姓馮山陰人居若邪溪終虎丘

與竺道壹書

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峯採藥服餌獨
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曰此爲恨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

里修林帶平陰，雲過遠山巖。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高僧傳五

趙正

正一名整，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仕苻堅，爲著作郎。遷黃門侍郎。武威太守堅敗，後爲僧，更名道整。終於襄陽。

出家更名頌

佛生何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伽文，今來投大道。

高僧傳一

竺佛念

佛念，涼州人。

阿育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序。

原夫善惡之運契，猶形影之相隨。受對朗驗，凡三差焉。現也中也。後也。播九色之深恩，目悅天妃之耳目。孤禽投王而全命，形受五

机一作

之切醮。斯現報也。羣徒濟淪於幽壑，神陟輪飄淪一作漂而不

改身酸歷世之殃毀不曉王子之喪口斯中報也阿蘭縱禍於無
想嬰佩未惑於始終終爲著翅之暴軀飛沈受困而難計斯後報
也故聖人降靈必有所由非務不後一作清白明矣玄墜三世弱

喪之流深記來變坏形之累趣使引入百練之室自如來逝後阿
育登位網維閻浮光被六合圖形神寺八萬四千羅漢御世汎濟
億數國主師宗玄化湧流萬民仰戴而不已神祇欽順而愈深然

王子法益宿植洪業生在王宮容貌殊特後復受對一無後字作復受此對

靡知緣起會秦尙書令輔國將軍宗正卿領城門校尉使者司隸

校尉姚昱者南安郡人也視姚韶之次兄字景嶷文爲儒表則烈

勳干載武爲龜羣則皎然而獨標亢音通實則辨機而曠遠執素

縱情則翱翔而無倫德也純懿範也難模赫逸翰於羣才振龍威

於昆鋒然照永感之巨救傷愚黨之不寤欲紹先勝之遺迹豎玄

宗於未俗故請天竺沙門曇摩難提出斯緣本秦建初六年歲在

辛卯於安定城

二一

月十八日出至二十五日乃訖梵本三百

四十三首處傳爲漢文一萬八百八十言

一作一萬八千言

佛念譯音情

義實難或離文而就義或正滯而徇通或取解於誦人或事略而曲備冀將來之學士令監罪福之不朽設有毫釐潤色者盡銘之於頡兆故敘之焉

釋藏所又跡七

釋道慈

道慈豫章人太元中居廬山後入京師

中阿舍經序

中阿舍經記云昔釋法師於長安出中阿舍增一阿毗曇廣說僧伽羅又阿毗曇心婆須密三法度一眾從解脫緣此諸經律凡百餘萬言竝違本失旨名不當實依愉屬辭句味亦差良由譯人造次未善晉言故使爾耳會燕秦交戰關中大亂於是良匠背世故曰弗獲改正乃經數年至關東小流冀州道人釋法和尉資沙門

僧伽提和招集門徒，但遊洛邑。四五年中，研講遂精。其人漸曉漢語，然後乃知先之失也。於是和乃追恨先失，卽從提和更出阿毗曇及廣說也。自是之後，此諸經律漸皆譯正。唯中阿含僧伽羅叉婆須蜜從解脫緣末更出耳。會僧伽提和進遊京師，應運流化。法施江左，於是晉國大長者尚書令衛將軍東亭侯優婆塞王元琳當護持正法，已爲己任。卽檀越也。爲出經故，造立精舍，延請有道釋慧持等義學沙門四十許人於諸所安，四事無乏。又預請經師僧伽羅叉長供數年，然後乃已。晉隆安元年丁酉之歲十一月十日於揚州丹陽郡建康縣界在其精舍更出此中阿含。請屬賓沙門僧伽羅叉合講梵本，請僧伽提和轉梵爲晉。豫州沙門道慈筆受吳國李寶唐化共書。至來二年戊戌之歲六月二十五日草木始訖。此中阿含凡有五誦，都十八品，有二百二十二經，合五十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分爲六十卷。時遇國大難，未卽正書，乃至

五年辛丑之歲方得正寫校定流傳其人傳譯準之先出大有不同於此二百二十二經中若委靡順從則懼失聖旨若從本制名類多異舊則逆忤先習不協眾憤是召其人不得自專時有改本從舊名耳然五部異同孰知其正而道慈愚意使使於遠本故諸改名者皆鈔出注下新舊兩存別爲一卷與目錄相連以示於後將來諸賢令知同異得更采訪脫遇高明外國善晉梵方言者訪其得失刊之從正

釋藏
跋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萬國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十九終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則

釋僧叡

叡魏郡長樂人師事道安

大品經序

摩訶般若波羅蜜者出八地之由路登十階之龍津也夫淵府不足曰盡其深美故寄大曰目之水鏡未可曰喻其澄朗故假慧曰稱之造盡不足曰得其涯極故借度曰明之然則功訖有無度名所曰立照本靜末慧日己之生曠兼無外大稱由曰起斯三名者雖義涉有流而詣得非心跡寄有用而功實非待非心故曰不住爲宗非待故曰無照爲本本曰無照則凝知於化始宗曰非心則忘功於行地故啟章玄門曰不住爲始妙躋三慧曰無待爲終假

號照其真。應行顯其明。無生沖其用。功德旌其深。大明要終。已驗始。漚和卽始。已悟終。蕩蕩焉。真可謂大業者之通塗。畢佛乘者之要軌也。夫寶重故防深。功高故校廣。囑累之所。已殷。勩功德之所。已屢增。良有已也。而經來茲土。乃曰秦言譯之。典謨乖於殊制。名實喪於不謹。致使求之彌至。而失之彌遠。頓轡重關。而窮路轉廣。不遇淵匠。殆將墜矣。亡師安和尙鑿荒塗。已開轍標。玄指於性空。落乖蹤而直達。殆不曰謬文爲闕也。塵塵之功。思過其半。邁之遠矣。鳩摩羅什法師。慧心夙悟。超拔特詣。天魔干而不能迴。淵識難而不能屈。扇龍樹之遺風。震慧響於此世。秦王感其來儀。時運開其疑滯。已弘始三年。歲次星紀。冬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秦王扣其虛關。匠伯陶其淵致。虛關旣開。乃正此文言。淵致旣宣。而出其釋論。涓瀆流祇。洎之化。西明啟如來之心。逍遙集德義之僧。京城溢道詠之音。末法中興。將始於此乎。子旣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

誠屬當譯任執筆之際三惟亡師五失及三不易之誨則憂懼交
懷惕焉若厲雖復履薄臨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通鑒文雖左右
而旨不違中遂謹受案譯故當此任引弘始五年歲在癸卯四月
二十三日於京城之北逍遙園中出此經法師手執梵本口宣秦
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秦王躬覽舊經驗其得失諮其通途坦其
宗致與諸宿舊義業沙門釋慧恭僧超僧遷寶度慧精法欽道流
僧叡道恢道標道恆道棕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
書之引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
乃訖文雖粗定引釋論檢之猶多不盡是引隨出其論隨而正之
釋論既訖爾乃文定定之未已已有寫而傳者又有引意增損私
引般若波羅蜜爲題者致使文言舛錯前後不同良由後生虛己
懷薄信我情篤故也梵本唯序品阿鞞跋致品魔事品有名餘者
直第其品數而已法師引名非佛制唯存序品略其二目其事數

之名與舊不同者皆是法師曰義正之者也如陰人持筭名與義乖故隨義改之陰爲眾入爲處持爲性解脫爲皆捨除入爲勝處意止爲念處意斷爲正勤覺意爲菩提直行爲聖道諸如此比改之甚眾梵音失者正之曰天然秦言謬者定之曰字義不可變者卽而書之是曰異名斌然梵音殆半斯實匠者之公謹筆受之重慎也幸冀遵實崇本之賢推而體之不曰文樸見咎煩異見情也

釋論
第八

小品經序

般若波羅蜜者窮理盡性之格言菩薩成佛之弘軌也軌不弘則不足曰冥羣異一指歸性不盡則物何曰登道場成正覺正覺之所曰成羣異之所曰一何莫由斯道也是曰累教殷勤三撫曰之顯發功德覺校九增曰之屢至如問相標玄而玄其玄幻品忘寄而忘其忘道行坦其津難問窮其源隨喜忘趣曰要終照明不化

以卽玄章雖三十貫之背道言雖十萬倍

一作

之者行行凝然後

無生道足然後補處乃

及一作

此而變一切智也

法華鏡本曰凝照

般若冥末曰解懸解懸理趣菩薩道也凝照鏡本告其終也終而

不泯則歸途扶疏有三貫之迹權應不夷則亂緒紛綸有惑趣之

異是曰法華般若相待曰期終方便實化冥一曰俟

二作

盡論其

窮理盡性夷明萬行則實不如照取其大明真化解本無三則照

不如實是故歎深則般若之功重美實則法華之用微此經之尊

三撫三囑未足惑也有秦太子者寓跡儲宮擬韻區外翫味斯經

夢想增至準悟大品深知譯者之失會聞鳩摩摩羅法師神授其文

真本猶存曰弘始十年二月六日請令出之至四月三十日校正

都訖攷之舊譯真若荒田之稼芸過其半未詎多也斯經正文凡

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也其多者云有十萬偈少者六

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之中品也隨宜之言復何必計其多少

議其煩簡邪梵文雅質案本譯之於麗巧不足撰正有餘矣幸費
文悟之賢略其華而幾其實也

禪藏麟一
又勝八

法華經後序

法華經者諸佛之祕藏眾經之實體也。曰華爲名者照其本也。稱
分陀利者美其盛也。所興旣玄其旨甚婉。自非達識傳之罕有得
其門者。夫百卉藥木之英。萬物實之本也。八萬四千法藏者。道果
之源也。故曰喻焉。諸華之中。蓮華最勝。華而未敷。名屈摩羅敷。而
將落。名迦摩羅。處中盛時。名分陀利。未敷喻二道。將落譬泥洹。榮
曜獨足。曰喻斯典。至如般若諸經。深無不極。故道者曰之而歸。大
無不該。故乘者曰之而濟。然其大略。皆曰適化爲本。應務之門。不
得不曰善權爲用。權之爲化。悟物雖必於實體。不足皆屬法華。固
其宜矣。尋其幽旨。恢廓宏遠。所該甚遠。豈徒說實歸本。畢定殊途。
而已邪。乃實大明覺理。囊括古今。云佛壽無量。永劫未足。曰明其

久也分身無數萬形不足言異其體也然則壽量定其非數分身
明其無礙普賢顯其無成多寶昭其不滅夫邁玄古已期今則萬
世同一日即百化已悟玄則千途無異轍夫如是者則生生未足
已言其在永寂亦未可言其滅矣尋幽宗已絕往則喪功於本無
控心轡於三昧則忘期於二地經流茲土雖復垂及百年譯者昧
其虛津靈關莫之或啟談者乖其準格幽跡罕得而履徒復搜研
皓首並未窺其門者秦司隸校尉左將軍安城侯姚嵩擬韻玄
門宅心世表注誠斯典信詣彌至每思尋其文深識譯者之失既
遇鳩摩羅法師爲之傳寫指其大歸真若披重霄而高蹈登崑崙
而俯眇矣於時聽受領悟之僧八百餘人皆是諸方英秀一時之
傑也是歲弘始八年歲次鶻火

釋藏
時人

思益經序

此經天竺正音名毗絕沙真諦是他方梵天殊特妙意菩薩之號

也詳聽什公傳譯其名，翻覆展轉，意似未盡。良由未備秦言，名實之變故也。察其語意，會其名旨，當是持意，非思益也。直曰未喻持義，遂用益耳。其言益者，超絕殊異，妙拔之稱也。思者，進業高勝，自強不息之名也。舊名持心，最得其實。又其義旨，傳名等御諸法，梵天坦其津途，世尊照其所明，普華澗其非心，文殊泐已無生落落焉。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閻浮，法鼓重聲於宇內，甘露流津於季末，靈液沾潤於遐裔者矣。而恭明前譯，頗麗其辭，仍迷其旨，是使宏標乖於謬文，至味淡於華豔。雖復研尋彌賧，而幽旨莫啟。幸遇鳩摩羅什法師於關右，既得更譯梵音，正文言於竹帛，又蒙披釋玄旨，曉大歸於句下，於時豁悟之似，二千餘人，大齋法集之眾，欣豫難遭之慶，近是講肄之來，未有其比。於時余與道恆，謬當傳寫之任，輒復疏其言，記其事，曰：論後來之賢，豈期必勝其辭，必盡其意。邪。庶已所錄之言，粗可髣髴其心耳。不同時事之賢，儻欲全見其

高座所說之旨故具載於文不自加其意也

釋藏
卷八

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

此經曰毗摩羅詰所說爲名者尊其人重其法也五百應真之所稱述一切菩薩之所歎伏文殊師利對揚之所明答皆現色身之要言皆其說也借座於燈王致飯於香積接大眾於右掌內妙樂於忍界阿難之所絕塵皆其不可思議也高格邁於十地故彌勒屈之而虛己崇壻超於學境故文殊已還竝未有闢其庭者法言恢廓指玄門曰忘期觀品夷照總化本曰冥想落落焉聲法鼓於維邪而十方世界無不悟其希音恢恢焉感諸佛於一室而恆沙正覺無不應其虛求予始發心啟蒙於此諷詠研求曰爲候襟粟玄指於先匠亦復未識其絕往之通塞也既蒙鳩摩羅什法師正玄文摘幽指始悟前譯之傷本謬文之乖趣耳至如曰不來相爲辱來不見相爲相見未緣法爲始祖緣合法爲止心諸如此比無

品不有無章不爾然後知邊情險詖難可已參契真言廟懷玄悟矣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已來雖日講肄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卽性空之宗旨今驗之最得其實然鑪冶之功微恨不盡當是無法可尋非尋之不得也何已知之此土先出諸經於識神性空明言處少存神之文其處甚多中百二論文未及此又無通鑿誰與正之先匠所曰輟章於遐慨思決言於彌勒者良在此也自提婆已前天竺義學之僧竝無來者於今始聞宏宗高唱敢預希味之流無不竭其聰而注其心然領受之用易存憶識之功難掌自非般若朗其聞慧總持銘其思府焉能使機過而不遺神會而不昧者哉故因紙墨日記其文外之言借眾聽已集其成事之說煩而不簡者貴其事也質而不麗者重其意也其指微而婉其辭博而晦自非筆受胡可勝哉是日卽於講次疏曰爲記冀通方之賢不咎其煩而不要也

釋藏
跡八

自在王經後序

此經曰菩薩名號爲題者蓋是思益無盡意密迹諸經之流也。其圓用無方故名自在。勢無與等故稱爲王。標準宏廓固非思之所及。幽旨玄凝尋者莫之髣髴。此土先出方等諸經皆是菩薩道行之式也。般若指其虛標勇伏明其必制。法華泯一眾流大哀旌其拯濟。雖各有其美而未備此之所載。秦大將軍尙書令常山公姚顛其懷簡到徹悟轉詣聞其名而悅之。攷其旨而虛襟思弘斯化。廣其流津目爲斯文既布便若菩薩常住不去。此世奔誠發自大心欣躍不能自替。遂請鳩摩羅法師譯而出之。得此二卷於菩薩希蹤卓犖之事朗然昭列矣。是歲弘始九年歲次鶉首。

釋藏第八

關中出禪經序

禪法者向道之初門。泥洹之津徑也。此土先出修行大小十二門大小安般。雖是其事。既不根悉。又無受法學者之戒。蓋闕如也。鳩

摩羅法師曰辛丑之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長安子卽曰其
月二十六日從受禪法既蒙啟授乃知學準法有成修首楞嚴經
云人在山中學道無師道終不成是其事也諄蒙鈔撰眾家禪要
得此三卷初因十三偈是鳩摩羅羅陀法師所造後二十偈是馬
鳴菩薩之所造也其中五門是婆須蜜僧伽羅又漚波囉僧伽斯
那勒比丘馬鳴羅陀禪要之中鈔集之所出也六覺中偈是馬鳴
菩薩修習之目釋六覺也初觀姪志疑相及其三門皆僧伽羅又
之所撰也息門六事諸論師說也菩薩習禪法中後更依持世經
益十二因緣一卷要解二卷別時撰出夫馳心縱想則情愈滯而
惑愈深繫意念明則澄鑒朗照而造極彌密心如水火擁之聚之
則其用彌全使之散之則其勢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
勢微如地質重故勢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
如心心無形故力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心之力也心力既全

乃能轉昏入明明雖愈於不明而明未全也明全在於忘照照忘然後無明非明無明非明爾乃幾乎息矣幾乎息矣慧之功也故經云無禪不智無知不禪然則禪非智不照智非禪不成大哉禪智之業可不務乎出此經後至弘始九年閏月五日重求檢校懼初受之不審差之一豪將有千里之降詳而定之輒復多有所正既備無間然矣

釋藏跡九

大智度論序

一作大智釋論序

夫萬有本於生生而生生者無生變化兆於物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生始不動於性而萬有陳於外悔吝生於內者其唯邪思乎正覺有已見邪思之自起故阿含爲之作知滯有之由惑故般若爲之照然而照本希夷津涯浩汗理超文表趣絕思境已言求之則乖其深已智測之則失其旨二乘所已顛沛於三藏新學所已曝鱗於龍門者不其然乎是已馬鳴起於正

法之餘龍樹生於像法之末正餘易弘故直振其遺風瑩拂而已
像末多端故乃寄跡凡夫示悟物曰漸又假照龍宮曰朗搜玄之
慧託聞幽秘曰窮微言之妙爾乃憲章智典作茲釋論其開夷路
也則令大乘之駕方軌而直入其辯實相也則使妄見之惑不遠
而自復其爲論也初辭擬之必標眾異曰盡美卒成之終則舉無
執曰盡善釋所不盡則立論曰明之論其未辯則寄折中曰定之
使靈篇無難喻之章千載悟作者之旨信若人之功矣有鳩摩羅
耆婆法師者少播聰明之聞長集奇拔之舉才舉則亢標萬里言
發則英辯榮枯常杖茲論焉淵鏡憑高致曰明宗曰秦弘始三年
歲次星紀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長安秦玉虛襟旣已蘊在昔
見之心豈徒則悅而已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
忘倦又曰晤言之功雖深而恨獨得之心不曠造盡之要雖玄而
惜津梁之勢未替遂曰莫逆之懷相與弘兼忘之惠乃集京師義

業沙門命公卿賞契之士五百餘人集於滑濱道遙開堂鸞輿停駕於洪溪禁禦息警於林間躬覽玄章攷正名於梵本諮通津要坦夷路於來踐經本既定乃出此釋論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萬言梵夏旣乖又有煩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於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見歸途直達無復惑趣之疑曰文求之無間然矣故天竺傳云像正之末微馬鳴龍樹道學之門其淪胥溺喪矣其故何邪寶由二未契微邪法用盛虛言與實教並興嶮徑與夷路爭轍始進者化之而流離向道者惑之而播越非二匠其孰與正之是曰天竺諸國爲之立廟宗之若佛又稱而詠之曰智慧曰曰積斯人合再曜世昏寢已久斯人悟合覺若然者眞可謂功格十地道作補處者矣傳而稱之不亦宜乎幸哉此中鄙之外忽得全有此論梵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師曰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若備譯其文將近千有餘卷法師於秦

語大格唯譯一往方言殊好猶隔而未通苟言不相喻則情無由比不比之情則不可曰託悟懷於文表不喻之言亦何得委殊塗於一致理固然矣進欲停筆爭是則交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使之則負傷於一作傷手穿鑿之譏曰二三唯案譯而書都不備飾幸冀明悟之賢略其文而挹其玄也釋藏友一又跡十

中論序

中論有五百偈龍樹菩薩之所造也。曰中爲名者照其實也。曰論爲稱者盡其言也。實非名不悟故寄中曰宣之言非釋不盡故假論曰明之其實既宣其言既明於菩薩之行道場之照朗然懸解矣。夫滯惑生於例見三界曰之而淪溺偏悟起於狀智耿介曰之而致乖故知大覺在乎曠照小智纏乎隘心照之不曠則不足曰夷有無一道俗知之不盡則未可曰涉中途泯二際道俗之不夷二際之不泯菩薩之憂也是曰龍樹大士折之曰中道使感趣之

徒望玄指而一變括之

情之作

曰卽化令玄悟之賓喪諮詢於朝徹

蕩蕩焉真可謂理夷路於沖階敞玄門於宇內扇慧風於陳校流
甘露於枯悴者矣夫百梁之構興則鄙茅茨之仄陋觀斯論之宏
曠則知偏悟之鄙倍幸哉此區之赤縣忽得移靈鷲曰作鎮險陬
之邊情乃蒙流光之餘惠而今而後談道之賢始可與論實矣云
天竺諸國故豫學者之流無不翫味斯論曰爲喉衿其染翰申釋
者甚亦不少所出者是天竺梵志名賓羅伽秦言青目之所釋也
其人雖信解深法而辭不雅中其中乖闕煩重者法師皆裁而禱
之於經通之理盡矣文或左右未盡善也百論治外曰閉邪斯文
祇內曰流滯大智釋論之淵博十二門觀之精誦尋斯四者眞若
日月人懷無不朗然鑒徹矣予術之味之不能釋手遂復忘其鄙
拙託悟懷於一序并目品義題之於首豈期能釋邪蓋是欣自同
之懷耳

釋藏神七
又百一

十二門論序

十二門論者蓋是實相之折中道場之要軌也十二者總眾枝之大數也門者開通無滯之稱也論之者欲曰窮其源盡其理也若一理之不盡則眾異紛然有感趣之乖一源之不窮則眾塗扶疏有殊致之迹殊致之不夷乖趣之不泯大士之憂也是曰龍樹菩薩開出者之由路作十二門曰正之正之曰十二則有無兼暎事無不盡事盡於有無則忘功於造化理極於虛位則喪我於二際然則喪我在乎落筌筌忘存乎遺寄筌我兼忘始可曰幾乎實矣幾乎實矣則虛實兩冥得失無際冥而無際則能忘造次於兩玄泯顛沛於一致整歸駕於道場畢趣心於佛地恢恢焉真可謂運虛刃於無間奏希聲於宇內濟濟喪於玄津出有無於域外者矣遇哉後之學者夷路既坦幽關既開眞得振和鸞於北溟馳白牛曰南迴悟大覺於夢境卽自化曰安歸夫如是者惡復知曜靈之

方盛。玄陣之未除也。故曰鄙倍之淺識。猶敢明誠虛闕。愉懷宗極。庶日用之有宜。冀歲計之能植。況才之美者乎。不勝景仰之至。敢曰鈍辭短思。序而申之。并曰品義題之於首。豈期能益。亦庶曰此心開自進。作庶曰此微開疾進之路。下釋藏守六

出曜經序

出曜經者。婆須蜜舅法救菩薩之所撰也。集此一千章。立爲三十三品。名曰法句錄。其本起。乘而爲釋。名曰出曜。出曜之言。舊名譬喻。卽十二部經第六部也。有罽賓沙門僧伽跋澄。曰前秦建元十九年。陟葱嶺。涉流沙。不遠萬里。來至長安。其所闡識。富博絕倫。先師器之。旣重其人。吐誠亦深。數四年中。上聞異要。奇雜盈耳。俄而三秦覆隊。避地東周。後秦皇初四年。還轅伊洛。將返舊鄉。佇駕京師。望路致慨。恨法句之不全。出曜之未具。緬邈長懷。蘊情盈抱。太尉姚弋。篤誠深樂。聞不俟駕。五年秋。請合出之。六年春。訖。澄執梵

本佛念宣講道疑筭受和若二師師法括而正之時有不怙從本而已舊有四卷所益已多得此具解覽之書然矣予自武當軒衿華領諮詢觀化預參檢校聊復序之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寫訖僧敬造首釋兼定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終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

釋慧遠

慧遠俗姓賈雁門樓煩人慕容雋時師事道安後隨道安奔襄陽孝武初襄陽陷移居廬山江州刺史桓伊爲起東林寺至義熙十二年卒年八十三有集十二卷

荅秦主姚興書

欲令作大智論序已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堵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自來其日亦久來告之重輒粗輟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

釋藏第九
又百五

荅王謚書

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游性乘佛理已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訊耳

釋戴紱九又百五又世說

荅戴處士書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已爲慨然先雖未善相悉人物來往亦未始暫忘分明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竝亦有同異觀周郎所作荅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呈想暇日能力尋省

廣弘明集二十

又與戴處士書

見君與周處士往復足爲賓主然佛教精微雖已事諳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服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暫忘年衰多疾不服有荅脫因講席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于商臣之流可不

思而得釋慧遠頓首

廣弘明集卷二十一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每尋疇昔遊心世典。已爲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已今而觀。則知沈冥之趣。豈得不已。佛理爲先。苟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竝爲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爲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藉之資。已此永年。豈所已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且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可託興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無已。曷一詣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遠寄古人。

廣弘明集卷三十二

遣書通好鳩摩羅什

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於時音譯未交。間風而悅。但江湖難寘。已形乖爲歎耳。須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

造盡。寓目望途。固已增其勞悴。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鍾
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律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遺契。亦
無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眾珍自積。是惟
致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己情者乎。是故負荷
大法者。必已無執爲心。會友已仁者。使功不自己。若合法輪。不
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
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坐爲著之。并天漣
之器。此既法物。聊目示懷。高僧傳六

重與鳩摩羅什書

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已悵然。
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眾恨可言。
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
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章。日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

動境成此巖山勢。惑相更何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
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末問尙悠悠。相與期暮歲。高僧傳六
遺書通好呈摩流支

佛教之興。九行上國。自分流已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關
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
法師。通才博見。爲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
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齋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
運之來。豈人事而已邪。想弘道爲物。感時而勸。叩之有人。必情無
所憾。若能爲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
流。不失無上之津。澡懷勝業。昔日月爛朗。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
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高僧傳二
荅桓玄書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來談。然貧道出家。便是方外

野下脫
則字

而大當
作大而

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飭好落名求實若使
幽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人外似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
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
山林與柯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爲真卞和號慟於荆山患
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莊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
白駒之過隙曰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爲將來作資言學步邯
鄲者新無功失其本質故使邯鄲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
也豈混同曰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
者雖復沐浴踞傲奈疑結何一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
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哉可謂下士問道而大笑之真可謂迷而不
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
未能心冥玄化遠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
時積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慰感慶交至檀越信心幽當大法所

寄。豈有一傷毀其本也。將非波旬試娉之言。辭拙寡聞。力酬高命。

蓋是不逆之懷耳。

引明集十一

與桓玄書論料簡沙門

佛敎陵遲。穢雜日甚。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混然淪
湑。此所目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清諸道人。放實靡
其本心。失涇曰滑。分則清濁殊流。枉曰直正。則不仁自遠。推此而
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飾偽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
信道懷真者。無復有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興。三寶復隆於茲
矣。貧道所目寄命江南。欲託有道曰存至業之隆替。實由乎人。植
檀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冥之在昔。是日前後
書疏。輒曰憑寄爲先。每尋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檀
越盛隆之化耳。今故諮白數條。如別疏。

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

業三科誠異皆曰律行爲本檀越近制是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與福之人內不毀禁而迹非阿練若者或多誦經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記而體性真正不犯人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檀越所遣之例不堪問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盜故曰別白夫形跡易察而眞僞難辯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檀越視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最其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曰求中得令送至大府曰經高鑒者則於理爲弘想檀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之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本非役門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欲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諮定使洗心向味者無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參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來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復

略敘所聞張明集十二高僧傳六有節文

荅桓玄書

宜下脫受字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引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微引老氏同王族於三大引資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引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引生生通運之道爲弘資存日用之理爲人故不宜其德而遺其禮露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引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速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引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引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自於存身故不貴厚

自當作由

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曰求其志變俗。曰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尙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霑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養者哉。檀越頃者。曰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曰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激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曰道廢人固。不應曰人廢道。曰道廢人則宜去其服。曰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逸志之歡莫由。何曰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

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曰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邪？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像，亦竊所未安。檀越奇詭，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曰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曰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曰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己苟恪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愚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懣，不覺涕泗橫流矣。

沙門不拜
俗事一

夫稱沙門者何邪。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啟化表之玄路。方將呂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抱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起步之迹。所悟固已宏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廡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高僧傳六 袈裟何多具 此卽前篇而文

與晉安帝書

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切留。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於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高僧}已喻。傳六

荅盧循書

損餉六種。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卽於僧中行之。魏文類聚八

七御覽九百七十二

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 并序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冰疑諸沙門抗禮，萬乘所明理，何驍騎
有答。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
佛之爲化，雖識曰茫，惟乎視聽之外，已敬爲本。此出處不異，蓋
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
貴生通運。豈獨曰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體實唯隆。豈是虛相崇重，
義存弘御而已。沙門之所曰生，生貴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
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於時朝士名賢，答者甚眾，雖
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成盡所懷，而理蘊於情，遂令無上道服
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平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
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敘微意。豈曰
淵壑之待晨露，蓋是伸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式詳
覽焉。

在家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曰出家爲異。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曰廢興爲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跡。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曰敬。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曰敬。使民知其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曰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慎。曰天堂爲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卽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曰因順爲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曰有封爲滯。累根深固。存我未忘。方將曰情欲爲苑囿。聲色爲遊觀。耽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曰此爲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

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後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曰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曰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曰明在三之志略敘經意宣寄所懷

出家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跡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已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曰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而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髮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遷世曰求其志變俗曰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遷世則宜高尙其跡天然者故能極窮俗於沈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治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曰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

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已，尋宗則理深而義篤，昭泰息已，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而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已得一為大，王侯已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已為美談，眾論所不能異。異夫眾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邪？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已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

泥洹不變。曰化盡爲它。三界流動。曰罪苦爲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曰明其然。夫生曰形爲桎梏。而生由化有。化曰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己。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曰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曰積累其生。不曰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曰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曰生生爲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雖曰存存爲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曰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曰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曰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體極不兼應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

見當作

感當作

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理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曰此而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敷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若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曰理尋難，曰事詰既，涉乎教則曰因時爲檢，雖應世之見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卽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竝御耳。是曰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曰遠其旨，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乘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惑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卽其身耳目之所不至，曰爲闕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

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曰爲道法之與名教。如
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
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
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
也。何曰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曰權。廣隨所入。或爲
靈仙。轉輪聖帝。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
子。莫知爲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
跡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則之
而成。啟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
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先
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
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
者之所不兼。故惑眾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

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也。已上四句從高僧傳補若曰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形盡神不滅五

問曰論旨曰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達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言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爲生又化而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而爲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天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令本異則異氣數合合則同化亦爲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

木朽則火寂而摩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自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使生爲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自得之。若果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答曰：夫神者何邪？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曰：妙物而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曰：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俚。神也者，圖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曰物感，有識則可曰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曰情感，神曰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感則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

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曰生；息我，曰死；又曰：生爲人，羈死爲反眞。此所謂知生爲大患，曰無生爲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曰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故合談者資之，曰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其傳之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自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爲論者驗之，曰：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妓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曰：謂神情俱

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賢生同稟所受間所受者爲受之於形邪爲受之於神邪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曰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况降茲已還乎驗之曰理則微言而有微効之曰事可無惑於大道案高僧傳作五日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騁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今論無此數語蓋弘明集有刪節也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虛耳意旨爲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

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今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
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貽夫素養之譏邪主人良久乃應曰請
爲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主
者曰當贊曰極糧錫曰舉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
門者何邪謂其發蒙俗之幽昏啟化表之玄路方將曰兼忘之道
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激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
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贊存之益尙
未酬其始誓之心況答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
寄視夫四事之供若蟻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
哉眾竊於是始悟冥塗曰開轍爲功息心曰淨畢爲道乃欣然怡
襟詠言而退晉元興三年歲次閏逢於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
我同志僉懷綴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皇明集五沙門不拜俗
又略見高僧傳六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曹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一終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一

三